

色而覩圓珠染淨莫惑至哉此旨世或罕聞惟證乃知非悟罔測言前薦得已涉途程擬著意求刻舟何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十九

十四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東語西話續集下

客問古人謂即今山河大地四大五陰明暗色空等乃衆生無始時來見病所致茲不識見病爲何請解之余舉手中扇問之曰爾目其色謂是扇乎謂非扇耶二者皆見病也偶鴉鳴復問之曰爾耳其聲謂是鴉鳴乎謂非鴉鳴耶此二者亦皆見病也至若鼻舌身意所對塵境曰是曰非皆見病也何則謂是則墮常見謂非則墮斷見住常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爲實有守斷見則以山河大地等爲本

薩佛妙義與神機三昧語默等揔而言之皆見病也客曰世有能醫者乎余曰謂無則佛法無靈驗謂有則又益子之病矣客茫然因筆之

竊窺天下之理至一而不可二也惟相似之說二而不可一也何則世固有休歇而閒者

無有無斷常三世五陰返覆循環計六十二皆見也所云見者非眼見之見乃妄心所執之謂見也首楞嚴謂由塵發知因根有相相見無性同於交蘆經中以知爲見謂根塵相對是謂見也言病者何如是二見能壅塞靈源障礙法性引起虛妄纏縛死生卒無已也

如上約凡夫二乘見病如是若以祖師門下雖悟得山河大地等咸是自己妙明真心中物不爲有無二邊之所留礙至於離四句絕百非淨治法塵不存聖量儻有纖毫所得不忘亦名見病這裏豈特山河大地等縱使百千華藏海解脫菩提場法界及虛空聲聞菩

亦有怠惰而閒者謂閒則一也以休歇怠惰言之則不可以一致論也忙亦然有盡道義而忙者有趨利欲而忙者言忙則一而道與欲則不可以一也求其沉酣相似而不知返者無佗由此心涉迷悟之兩途而迷者不自知也豈惟不自知反責悟者之不類乎已而

深疾之也如怠惰之閑者不自知其陷於罪垢沉溺之淵反以盡道義之忙者爲非也又如趨利欲之忙者不自知其陷於狂妄顛倒之域而反以休心歇意之閑者爲非也惟聖人之心公於道義以百千方便革其妄謬之情俾閑者忙者必契其理而後已嗟人之情

二

溺於迷妄以聖人之是者亦是之雖是之於言而不悛其念聖人之非者亦非之雖非之於口而不遣其情此是是非非之又相似也逮求其實則不翅天淵之間也此世相之相似且置之勿論如即心是佛之語悟者有是說也解者亦有是說也謂相似者乃即心是

佛之四言也惟悟者之說如明鏡鑑像無朕跡可留解者之說如五彩畫像微動筆則跡不勝其多矣學者於相似之理云胡不辨哉天下之器各有其量故盃則有盃之量缶則有缶之量不待器之偏舉而量之大小分矣心亦身之器也安得不有其量哉夫聖凡之

心惟一無二而其心之量獨異何耶當知盃亦器也缶亦器也言器則一而其量則不可一也夫心隨其所見之明昧而量之大小依之而別焉譬如螻蟻瞋目所覩不過分寸人乃窮其遠眺之力不過數里而具神通聖人觀大千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況吾佛以四

大海爲目微塵刹土洞觀無遺故讚有量周沙界之語昔張無垢居士謂人有輕慢易喜者以其量之不大也惟其量之不大也人有一毫拂吾心者則氣不平氣不平則言不和言不和則鬱艱忿怒之色形於面至於切齒攘臂不能自己我之量不容彼之惡方熾未

三

有不蹈夫禍患之機者原夫見之明昧由學之至不至使之然也學之不至則見昧而局學之漸至則見遠而廓學之純至則見到而宏學之大至則見明而圓矣聖人乃學之大至者也至人乃學之純至者也賢人乃學之漸至者也常人以其學之不至則其量亦不得

等而小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之也故涉一毫利害則無以處之蓋有涵養之說焉且心之所見固不可以勉而至若涵養之道則不可不力行而勉進之也謂涵養者一以信爲本何謂信信聖人之言也且學之不至則所見昧然心既蔑於見聞而不信

聖人之言其動違天理又不翅終此身而已也故聖人曰三界無別法惟是一心作三界本無事人心自撓之苟信之則不應於物境存是非憎愛之見或存此見是謂分別自心既與自心分別則吾心之量不勝其隘且塞矣是非之習愈厚則心器之量愈狹仰觀周

徧塵沙法界之量奚止日刮相倍而已哉然信而後能學學而後能至至而後能明明而後能久以洞明而久視則其量不期充廣而寬若太虛雖萬象森列亦不容有所礙矣人皆具此量由信之不篤學之未至甘爲是非憎愛窒塞於煩惱習氣之域是豈道人之所用心也哉

古人謂楮小不可懷大綆短不可汲深蓋言有限之量不可使物過之也且吾楮有五尺之量使懷三尺之物可也吾綆有二丈之量使汲三丈之深不可也適當其可則優游自在而不難矣當其不可則驚畏窘逼而用小

懷大用短汲深未有不敗者然則人之才量豈可強至哉故道人才量宜寬涉事宜簡庶幾其可也反是多見其不自忖焉世有信口言而語不乖心意爲而事常勝不量能然哉惟福量有以致之也且福非有像

量何所依吾嘗以無像之福求其無所依之量曾無絲忽之差非有神見蓋嘗以事觀之也使有人焉外乏口體之奉內嬰疾苦而無所告者其福量自不足以周一身也或啼飢號寒猶未已而禍辱駢集至若雞犬不得寧者其福量不足以周一家也且福備乎已則

身安福備乎衆則家齊以至爲國爲天下靡不本乎福也世之昧者不責己之福量有所不周而怨人之不我順猶曠者咎聲之不及乎耳何愚之甚哉惟智者與世浮沉而不加嗟怨有以見其福量之大小不能加損也道體本具慧福脩成慧臻則本具之道益明

憎愛了無毫髮損益也古時法席鼎盛舉無敗事蓋主法者之福臻緣備有所感焉非天真淳全而易化也今時動遭魔孽以致衰微不振蓋主法者福緣有所不逮非澆醨而難化也何以知其然且今日之衰歇在古亦有之古時之昌盛在今亦有之豈人情之易遷

五

實福緣之所繫也竊嘗謂治不因明亂不因昏何則明不自明由福盛以資其明昏不自昏由福衰以致其昏人徒知因明而治而不知資其明者福也由昏而亂而不知致其昏者亦福也福之盛衰而治亂繫焉福乎蓋一定于前業在今日不可苟也自祖道之東某

福會則本具之道益著苟慧福俱失則本具之道隱矣有謂古人天真淳全而易化所以在處法席隨處鼎盛今人澆醨而難化所以在處衰微余曰不然衆生情竇一鑒則是非非之見自二千年外交接迨今無一時非憎愛也今之人即古之人古人之憎愛即今人之

道大德備之士具載典籍斑斑可考而身嬰奇禍者有之退卧荒隴者有之無聞於世者有之方應世而出尊於多事不及伸其道者亦有之遠尊居丈室萬指繞圍如優曇出現光明輝燁照映今古者千萬人中一二爾爾所得之道無異也惟福有等差而盛衰之跡

不同耳故雪山大士稱兩足尊良有以焉然而福拘前業報盡還無道人正不足恃也昔典牛以策禪師福不逮慧而憂策曰學者惟恐已眼不明已眼若明雖獨對聖僧喫飯又何慊焉典牛領之噫能眇視報緣而獨尊道眼者策公其人也盛衰之跡何足浼焉

之所存豈必待禮而後正法而後從哉然叢林用禮法猶國家之用兵蓋不得已也特假此以規正學者之心術與其儀範耳儻不本之以至道而膠於禮法者則禮出乎虛詐法近乎仇敵虛詐易志仇敵生變禮忘法變併其心術亦大壞矣儀範云乎哉

六

世稱叢林者蓋取喻於草木也法道之所寄材器之所從出焉然草木培植則豐沾濡則榮霜雪則彫斧斤則敗叢林以無上大道為培植以慈悲喜捨為沾濡以偷安利養為霜雪以貪慾瞋恚為斧斤主叢林者不諳其培植之道沾濡之理則草木病矣況偷安利養

之霜雪貪慾瞋恚之斧斤時時斫伐而殞穫之故其草木區萌芽蘖猶不暇而欲望叢林之盛材器之萃難矣哉

吾叢林揖讓升降之謂禮鞭笞擅辱之謂法古之人欲行所得之道必以禮法輔之而道行焉禮者防於未然法者治於已然其或道

透端的會斷人命根第四要信日用工夫但恐不做做之不已念念精專決有透脫之期第五要信生死無常不是小事若不奮發定志以期獨脫其三途苦趣曾無自免之方也有三法為進道之捷徑一智眼明二理性通三志堅固智眼明則照破世間身心現量境

界一切是非憎愛取舍得失貧富壽夭苦樂等法皆是夢緣了無實義而起分別理性通則於從上佛祖所說語言名相至於三教聖賢諸子百家差別法要會歸一源不生異見志堅固則從今日至未來際不問近遠若不徹證決定不休此三法具一而缺二三只

成箇無事漢具二而缺一三只成箇伶俐漢具三而缺一二只成箇檐板漢當知此道如涉千里之脩途若具一二而缺三是由九百里而正者具一三而缺二終不免其岐泣具二三而缺一吾知其觸途成滯必矣三法全具雖未動足敢保其與已到家者不相異也

七 岂待其重問迷津而再搖鞭影乎
兄弟家千生萬受做盡伎倆終不奈何者蓋爲其不曾發起真心而然也夫真心者觸境便有不待思惟分別者是也譬如聞人惡罵聲纔入耳嗔心忿然當下身心境界見聞知覺皆嗔也至於忘餐廢寢形於夢寐乃至結不了耶

心念絕伎倆忘驀忽一翻方知生死無常即是禪之骨髓禪即是生死無常之眼目然後禪與生死骨髓眼目亦皆剗除便見喫唾掉臂揔是祖師西來意也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方知果然不是玄妙秘密也爾若實不爲生死無常而欲務禪者則與西天九十六

冤懷恨終身不能暫忘嗔乎八萬塵勞之一塵耳一塵既爾諸塵皆然互相涉入鉤鎖連環結成生死流入無窮學道要了箇事須是聞人說著生死二字便如聞人惡罵相似更不待牽經引教作意思惟憤憤于懷推托不去如不頓悟死亦不休操志如此何大事之

種人略不少異矣

佛祖之道在凡夫分上了不加揷其毫髮如鏡照鏡如水入水且凡夫終於自昧而不能照燭者病在於迷耳所迷者何蓋久遠刻來一段心光動爲妄習所蔽而不自覺當知此迷不特迷於四大六情等乃至讀書爲書迷

聽教爲教迷坐禪爲禪迷持律爲律迷習定爲定迷極至悟爲悟迷證爲證迷成佛爲佛迷揲而言之但有所爲皆心光之影事苟未能遣此心於量外空有作於機先任伊徧將佛祖玄奧浸漬入骨欲脫此迷不翅掩耳大叫求人不聞未知其可也於是前輩真有志

於此道者其委形骸忘寢食泯是非絕憎愛皆不期然而然蓋胷中有大於此者一旦迷妄頓消開豁顯露通身如倚天長劒八面受敵曾無虧損是豈偶然者哉
道無方行者莫能至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爲作者莫能成道無機智者莫能測自三

教九流百氏諸子凡啓口措辭靡有不言道者使其道果如是則孰能有之耶明白之士向這裏直捷根源不妨奇特古之善造道者如臨濟之於黃檗凡問佛法大意惟遭棒而已棒外了無言說又如慈明之扣汾陽惟譏訶戲笑而已初不聞有所謂向上機末後句

之說然後於此無義路中久淹沒其胷中欲決未決之疑一旦活脫直下如鵬搏虎踞電掣霆轟吐詞出令或如蠱毒之不可沾脣或如鐵壁之不容措足或若行空之月處處分輝或若過樹之風塵塵絕跡乃至四稜榻地一種平常凡咳嗽掉臂未嘗不與斯道脗

然混合已而造其堂奧出其門牆之士一箇箇拔塵絕俗出萃離倫闊步大方目視雲漢雖佛祖聖賢亦無意與之俱誰肯俯就聲名利養五欲恩愛諸塵勞境受其籠絡者哉且前輩負如是體裁非有過人之異見亦非有蓋世之奇術一皆爲道之念炳然譬如火聚

使冰霜望影而消亦如風輪使塵埃迎刃而走但爲道之念堅密一分彼情妄之業自然消殞一分吾向道之念無間則彼所謂情妄顛倒愛憎等念猶遇風之塵近火之雪不自知而遣矣豈惟情妄然至于聖道亦不可得而入此名無功用三昧此三昧中生死涅槃

俱無地可寄今之人未嘗不在三昧中蓋其向道之念不真不切動遭情妄結縛於能所之場愈會佛法則愈增業識愈明道理則愈長無明復爲此知見風扇入輪回海中甘受流轉豈有志之士合如是哉譬如盲人經涉寶所爲珍寶所傷終於委棄者無以異也

學道先具信根以精進力乘之未見有不成就者然信根如輕舟精進力如櫓棹信根如駿馬精進力如鞭策蓋櫓棹加於輕舟水無順逆之異駿馬乘其鞭策路無夷險之差今之具信根者未嘗不有而求其精進力首尾一貫者誠難其人殊不知精進日廢怠惰日

滋以浮淺之信根當無窮之怠情雖有聖道易如展掌知其不相應者必矣而况積劫輪回種子與心識念念遷流了不之間使純一精勤猶恐不徹今任情放逸而因其進可乎不可乎

古人信道篤見理明操心密立志遠於所學

處雖百折剉不能少回其意不惟不回其意即其折剉皆磨淬其志力之方蓋速其成就之理也由是觀之則境緣豈有順逆之實惟在吾進道之心真不真耳或進道之心真切雖家庭即方外逆奪皆順與也前輩之深入堂奧者未有不自艱難辛苦中來思之

佛祖之道不可謂之易知易則使人生怠不可謂之難解難則使人起惑且難易在人不在道也譬如千里脩途若駕輕車乘駿駒指日可到若附羸牛之尾跋鱉之足雖累日窮年不能至矣然所涉之途非以車馬而近非以牛鱉而遠實係乎遲速之自異耳儻不知

+

自遲自速之爲難易者則前所謂急之與惑不入於彼則入於此矣以根性觀之則利者多怠鈍者多惑使利者不困於怠鈍者不病於惑則可以並馳而共進既進矣亦何有於難易急惑遲速利鈍哉

此道最直捷極簡徑爾若起心動念要討箇

輪回之海本色上士安肯如此顛倒錯亂當知古人不得已拈起一毛頭必欲與人直捷斬斷以其不遇斯人轉作葛藤枝蔓焉有已哉焉有已哉

少林謂心如牆壁乃可入道六祖謂汝但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心體德山謂汝但於

十一

直捷簡徑底早是不直不簡了也那更於語言文字上作計博量向情塵機境中任情取舍不惟不直捷不簡徑返不如箇不學道底人喫飯著衣外却無許多枝葉當知佛祖皆是具真正體裁千生百劫於此道上徹證底蘊至一念休歇處萬境平沉時方知直捷簡

非自畫而何

閻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

大火聚猶能出沒露刃劙尚可撮擊此一著子未舉念間早已十萬八千了也而况情塵瞥起念慮潛興縱具不可思議辯才說得轉轆轤地無異栽荆棘於生死之林澣澣濁於

麻三斤乾屎橛須彌山柏樹子如太阿鋒等閻拋向面前使萬劫死生當下勦絕然後覓其用處盡十方世界風休雲靜了無蹤跡可尋是謂法王法印理合如斯其不相委悉者惟向道理上蹲坐論有論無立知立解如

人以手撮摩虛空不惟無益返有害之豈真
正爲生死大事者甘施於此耶

道人日用現前境界皆前業也虛幻也無間
斷也純真一如離異致也如是觀者則能空
榮辱泯是非於萬緣膠擾之頃也不爾則生
死無常相續於盡未來際卒莫之休息也學

者營營終日何所圖而不爾思更欲瞥起一
念與世分別非所謂道人也若以前業觀目
前則一毫無爾回避處若以虛幻觀目前則
一毫無爾取覓處若以無間斷觀目前則一
毫無爾舍離處若以純真一如觀目前則一
毫無爾揀擇處正與麼時觀照俱泯能所兩
忘方是道人泯是非空榮辱越死生超夢幻
底時節也

三祖道才有是非紛然失心且生死是凡涅
槃是聖其非凡是聖之見千重百匝鈎鎖連
環無爾驛避處直饒爾拍盲向未有涅槃生
死名字已前一坐坐斷然後將一條斷貫索

向生死涅槃頂顙上一串穿却要脫作是非
之見亦不翹鄭州出曹門當知此事苟非神
悟妙圓超出不墮情見自餘縱使穿鑿得盛
水不漏潑是以是非止是非其失本心又豈
待轉入第二念而已

一事中於前一法解於後此天下古今對治
十三

之理也如坐卧志其勞困飲食止其飢渴始
中者勞困飢渴也終解者坐卧飲食也然勞
困飢渴有時而盡則坐卧飲食無有去念之
時也因其不去念習成逸欲至於敗德喪志
廢道滅身無所不至矣人但知所中之爲害
而不知解其所中者亦害也細而推之當所
中時皆知爲害不容其深入故思解之當解
之之時不知爲害狎而玩之與之俱化其入
體也至深其爲害也至酷及乎覺知不亦遲
矣何則譬如隆暑火塵撲面洒汗如流必思
以風露解之適當風迎露之際盡其快爽不
忍棄去久之陰風濕露砭入肌骨輕爲拘攣

重爲癱瘓區區欲解一時之煩而抱膏肓畢
世之疾反不知爲害者多矣所以從上聖賢
恠而憫之教化所由生也人能達此可以知
道
世有傭奴爲主所使勞形竭力不敢自怠少
有過隙則怒罵鞭笞靡所不至未嘗厭離何

其忘嗔怨之若是耶無佗爲利養所攝而然
也儻加嗔怨則主將見逐必失利養所以爲
利養而忘嗔怨也學道之士少爲境緣所觸
便生退惰然以利配道胥壞不侔何求利之
切而求道之略耶當悟此以自勉

儒典有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士

其常分尚不許其狎玩况吾徒痛念死生大
事毀形易服如救頭然之不暇宴安其可恃
乎然管仲之言鳩毒止不過害一生之色身
也吾徒之謂鳩毒乃害萬劫之慧命也較利
害又何如哉

念誦謂大衆當勤精進如救頭然一種是譬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况無上大菩提道
又豈特大任而已哉西竺聖人積劫舍身爲
求道果聚骨如須彌飲乳如大海竟莫知幾
形命矣乃有我不愛身命但惜無上道之語
焉嗟今置身空寂之地者例以學道爲名逮
觀其所由惟未飢而餐未倦而寢百種受用

喻其深切著明痛快極則莫有過於此者夫
置火於頭雖大飢遇食或不先去頭上之火
將亦不暇食矣雖至倦欲寢或不先去頭上
之火則孰能安而寢之夫寢食乃切己之事
以頭然未救雖欲就之終不可得也或欲放
逸於未救頭然之際雖聖賢如佛祖知其亦

有所不能也使救頭然之精進一存乎念當
下身心如堅兵巖城凜然不可犯則生死業
識情妄顛倒政不待遣而聲爲之沉跡爲之
掃矣今在處叢林之綱維每遇月八日未嘗
不儼臨大衆厲聲舉揚而聽者若秦人視越
人之肥瘠亦猶土偶聞俳優之鼓吹不惟不

能奮發其精進反惡聞惡見莫若無事之爲
快也嗚呼人心荒怠一至於此使百丈復生
如其人何如其人何

卷二十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

古末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二十一

系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賦

勉學賦并序

古人學才學藝而極於達道今人負學道
之名反流入於才藝豈道無蹊徑可入耶

蓋由生死之念不切耳且學不至於道徒
增情妄於理何益哉余故作而爲賦以勉
其所謂學云辭曰
三界虛廓惟念自縛念去覺存未離有作真
淨體中不容佗大火聚如何湊泊雖靈鑑之
可憑信此宗之無諾見欲逃於斷常理必資

乎參學生死事大一念包八萬劫之輪回迷
悟根深百界隱一千如之醻酢所云學者不
學六藝不學群書孜孜矻矻惟道是需求願
樂之半偈舍所重之全軀思香華以表其誠
敬粥肝心而忍厭形殂或五熱炙身而投火
於必死之際或半腰積雪而刃臂於志生之

區臨寢食而終不暇顧對寒暑而安有其餘
或降己爲童奴或舍身爲牀座或半夜腰石
而負春或七箇蒲團之坐破或視利養如游
塵或棄功名如涕唾或千魔萬難益勵之以
精勤或積卅多生頓相忘其怠惰或驚幻影
之忽遷或嘆隙陰之易過或形影相吊於空